

玉壺記

說淵二十四

別傳二十四

元和初有元胤柳實者居于衡山二公俱有從父爲官泐右李庶人連累各竄于愛州二公共結行邁而往省焉至于廉州合浦縣登舟而欲越海將抵交趾艤舟於合浦岸夜有村人饗神簫鼓誼譁舟人與二公僕使齊往看焉夜將午俄飄風歛起斷纜漂舟入于大海莫知所適突長鯨之鬣

詩淵尺集 卷之三 詩言 一 書院
搶巨鼇之背浪浮雪嶠日湧火輪觸蛟室
之梭停撞蜃樓而瓦解擺簸數四幾欲傾
沉然後抵孤島而風止二公愁悶而陟焉
以見天王尊像瑩然于嶺所有金鑄香爐
而別無人物二公周覽次忽覩海面上巨
獸出首四顧若有察聽牙森劍戟目閃電
光良久而沒逡巡復有紫雲自海面湧出
蔓衍數百步中有五色大芙蓉高百餘尺

葉葉而綻內有帳幄若繡綺錯雜耀奪人
眼又見虹橋忽展直抵於島上俄有雙鬟
侍女捧玉合持金爐自蓮葉而來天尊所
易其殘燼炷以異香二公見之前告叩頭
辭理哀酸求送人世雙鬟不答二公請益
苦良久女曰子是何人而遽至此二公具
以實白之女曰少頃有玉虛尊師當降此
島與南溟夫人會約子但堅請之將有所

遂言訖有道士乘白鹿馭彩霞直降于島
上二公前拜而泣告尊師憫之言曰子可
隨此女而謁南溟夫人當有歸期無以礙
矣尊師語雙鬟曰余暫修真畢當詣彼二
子受教至帳前行拜謁之禮見一女未髻
衣五色文彩皓玉凝肌紅粧艷絕神出天
表氣肅滄溟二子告以姓字夫人哂之曰
昔時天台有劉晨今有柳實昔有阮肇今

有元胤昔時有劉阮今有元柳莫非天也
設二榻而坐俄命侍女歌舞雅合節奏二
子恍忽若夢于鈞天卽人世罕聞見矣遂
命飛觴忽有玄鶴銜彩牋自空而至曰安
期生知尊師赴南溟會暫請枉駕尊師讀
之謂玄鶴曰尋當至彼尊師語夫人曰與
安期生間闕千年不值南遊無因訪語夫
人遂促侍女進饌玉器光潔夫人對食而

言
二子不得餉尊師曰二子雖未合餉然爲
求人間之食而餉之夫人曰然卽別進饌
乃人間味也尊師食畢懷中出丹篆一卷
授夫人夫人拜而受之遂告去廻謂二子
曰子有道歸乃不難然邂逅相遇合有靈
藥相貺子但宿分自有師吾不當爲子師
耳二子拜尊師遂去俄海上有武夫長數
丈衣金甲仗劍而進曰奉使天真清道不

謹法當顯戮今已行刑遂趨而沒夫人命
侍女紫衣鳳冠者曰可送客去而所乘者
何侍女曰有百花橋可馭二子二子感謝
拜別夫人贈以玉壺一枚高尺餘夫人命
筆題玉壺詩贈曰來從一葉舟中來去向
百花橋上去若到人間扣玉壺鴛鴦自解
分明語俄有橋長數百步闌檻之上皆有
異花二子於花間潛窺見千龍萬蛇遽相

言淵乃集 卷之三 言 四 不書院
繳遶爲橋之柱又見昔海上獸已身首異
處浮于波上二子因詰使者使者曰此獸
爲不知二客故也使者曰我不當爲使而
送子蓋有深意欲奉託彊爲此行遂襟帶
間解一琥珀合子中有物隱隱若蜘蛛形
狀謂二子曰吾輩水仙也水仙陰也而無
男子吾昔遇番禺少年情之至感遂有子
未三歲合棄之夫人命與南岳神爲子其

來久矣聞南岳迴鴈使者有事于水府返
日憑寄吾子所弄玉環往而使者隱之吾
頗爲恨望二君子爲持此合子至迴鴈峯
下訪使者廟而投之當有異變卽得玉環
爲送吾子吾子亦當自有報効耳慎勿啓
之二子受之謂使者夫人詩云若到人間
扣玉壺鴛鴦自解分明語何也日子歸有
事但扣玉壺當有憑而應之事無不從矣

談淵成集 卷之三 書院
又曰玉虛尊師云吾輩自有師師復是誰
曰南岳太極先生耳二子及回岸詢時已
一十二年矣驩愛二州親屬已殂謝矣問
道將歸衡山中途因餒而扣壺遂有鴛鴦
語曰當欲飲食前行自遇耳俄而道左有
盤饌豐備二子食而數日不思他味尋卽
達家昔日童稚已弱冠矣然二子妻各謝
世數年家人輩悲喜不勝曰人云卽君已

沒大海服闋已九秋矣二子情厭人世體
以清虛覩妻之喪不甚悲感遂相與直抵
迴鴈峯訪使者廟以合子而投之倏有黑
龍長數丈激風噴電折樹揭屋霹靂一聲
而廟立碎二子戰慄不敢孰視空中乃有
擲玉環者二子取之而送岳廟及歸有黃
衣少年持二合子各到二子家曰中有藥
若有斃者雖一甲子猶可塗其口中俄頃

則活授之而使者不見二子遂以活妻室
後共尋雲水訪太極先生而曾無影響可
問却歸因大雪見老叟肩樵而鬻二子哀
其衰邁飲之以酒覩樵檐上有太極字遂
禮而爲師以玉壺告之叟曰吾貯玉液者
亡來數十甲子甚喜再見二子因隨詣祝
融自此而得道不復見矣

玉壺記

終